

■家庭相册

我的父亲是“憨子”

□黄廷付文 / 图

打我记事起，就常听母亲喊父亲：“憨子。”而父亲每次听到母亲这么叫他，都只是嘿嘿地笑。

母亲说：“憨子，你在部队当兵七年，转业的时候，本来可以分到胜利油田当工人的，你却非要回老家建设自己的家乡，你说咱这村里几百口人，缺你一个就不行了吗？”父亲咧着嘴笑：“嘿嘿，建设家乡是借口，最主要的不是想你嘛！”

母亲又说：“憨子，俺表叔托人捎信几次，让你去区里找他堂哥，给你安排一个村干部，你咋不去呢？”

父亲这次没笑：“我是党员，已经超生了，咋能还去管别人呢？”

“你这个憨子啊，那会哪家不是两三个孩子的，哪一个村干部家不超生？”母亲佯装生气地说。

“咱管不了人家，只管自己。”父亲一板一眼地说着，母亲一时间竟无话可说了。

父亲每次不管是下地干活，还是赶集上县，都用板车拉着母亲。就算是拉着种子化肥，父亲还是要让母亲坐在板车上。母亲心疼父亲，不肯坐，“憨子，这么重的车子，我下来还能帮你推一把。”

父亲笑着说：“你只管坐着就行，你走路还没我拉车子跑得快呢。”

“憨子，上次二大爷家失火，你咋恁傻，只管闭着眼往火里冲？”

“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不冲进去二大爷不是要烧死了？再



说我还真是闭着眼冲进去的。”

“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出事了，俺娘儿几个咋办啊？”

“你别瞎想，想当年，我在部队里有个战友会看麻衣相，说我能活到73岁呢。”

“憨子，憨子——”

“憨子”成了母亲嘴里唤父亲的代名词。母亲的声音时高时低；时而夹杂着欢声笑语；时而裹在埋怨里。父亲却总是憨笑着，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。

突然有一天，母亲唤憨子时，再无人回应。母亲的喊声到后来，越来越悲伤：“憨子啊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回个话啊——”

“憨子，你是不是找不到家了啊？”

“憨子，你说过永远不会骗我的，你说过生生世世不分离，为啥

你才45岁就要永远离开我？”

春天的绿叶在风中摇曳，母亲对绿叶傻笑着说：“我看到憨子朝我点头了。”

骄阳似火的夏日，忽然起了一阵凉风，母亲说她看到了憨子拿着扇子在她耳边轻轻说话。

丰硕的果实挂满了秋的枝头，母亲拉着板车，吃力地往前走，突然脚下的落叶刮起一个小小的旋风，母亲说：“憨子，我知道你还是放心不下我。”

当第一场雪覆盖田野的时候，母亲总是轻轻念叨：“憨子，你冷不冷，快来，我帮你暖下手，就像当年你帮我暖手一样的。”

“憨子，憨子，你啥时候也托个梦给我，让我再看你一眼。”母亲时常念念叨叨，也不管风儿吹乱了鬓角的白发。

最美记忆叫村小

□廖天元

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们，如果不是生活在城市，村小多半是我们梦想的共同起点。

我就读的村小坐落在半山腰，典型的石木结构，三间教室，成“L”型排列。教室屋顶，用小青瓦盖着，四匹亮瓦镶嵌其中。当阳光从亮瓦中透出来时，一屋子的孩子必定欢呼雀跃。

学校离老家不远，算是村子的中心。从老家出发，溜四五道田坎，爬一抹山坡，不出十分钟就可以到达。村小看似简陋，却是村里最豪华的建筑。我在家吃完午饭，往往一眨眼就跑到学校去，习惯了学校瓦蓝瓦蓝的天空和房顶，对自家用茅草覆盖的屋子简直深恶痛绝。母亲以为我爱读书，可能暗自窃喜了很多回。

其实，最大的原因，是好玩。学校有一个篮球，课间，三个年级的孩子集中在一起，抢着一个球玩。得手的孩子喜气洋洋，在地上拍打几下，随后跑到两米多高的土坎上，把球放稳，深深吸一口气，伸出脚、摆动腿，啪地把球投向远方。下面的孩子循着球的方向，伸手向天空抓去。瞬间倒下七八个孩子，滚成一团。抢着的多半是高年级的孩子，但也是一身灰，顾不得拍，得意洋洋又站在高高的土坎上……而中午人一般很少，逮住

一个球，可以玩上半天，也没有人威胁要“揍你”。

能打上球的还是少数，从没尝过“万众瞩目”滋味的孩子，干脆玩起了“抓石子”、扇烟盒等游戏。这是多年以前的印迹了。随着外出淘金的队伍壮大，村里被带走的孩子越来越多。到最后，一个班只剩下五六个。等我参加工作七八年以后，村上的孩子全部转移到镇上上学，留给村小的，只有过往的喧嚣和辉煌。

村小就这样落寂下来。有一年春节，我和几个伙伴去村小游玩，操场上杂草漫过半腰，石头墙壁斑驳累累。我们趴在门缝往里看，课桌横七竖八零落一地。那个曾经和我一起放猪而目前成为董事长的兄弟说：“真可惜了，那么好的桌子只剩下灰了。”

其实都懂，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带给我们的巨大改变，只是忘不了曾经的那份纯真。改革开放40年，城乡二元体制逐步打破，社会阶层流动加速，老百姓住进高楼大厦的同时，也给予子女创造出最好的教育条件。村小因落后的设施和师资自然会遭到淘汰。

如此变换，城市和乡镇中心校建设得到迅猛发展。城区的学校高楼林立、设施齐备、功能完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 ldwbgh@126.com

善。农村的中心校，也一跃成为当地最美的风景。塑胶跑道、师生食堂、图书阅览室、电脑培训室，应有尽有。有一年，我有幸走进一所乡镇中心校参观，多次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。

可惜，再也听不到曾经在村小读书时的钟声和哨声，那是一段被岁月凝固的珍藏。幸运的是，被遗弃的村小多半被改造成党组织活动室，发挥起凝聚人心、服务百姓的强大功能，长大的我们还是可以凭此慰藉自己的懵懂岁月。也许，不管岁月怎么改变，我们都忘不掉最初的梦想，忘不掉师者忠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的谆谆教导。

“戏比天大”才有群星璀璨

——读《故事中的北京人艺》

□刘济瑞

虽然，自己不算是懂艺术的人，但是观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作品，常常感觉似乎是走进了历史画卷中，北京人艺的演员们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是那么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，时代的变迁，人间的悲喜都被艺术地呈现。《茶馆》《蔡文姬》《天下第一楼》《哗变》……于是之、蓝天野、林连昆、童超、英若诚、李婉芬……经典的剧目和杰出的演员，可谓群星璀璨。

在北京人艺工作了半个世纪的剧作家梁秉堃笔下，这些杰出的演员对艺术更像是心无旁骛、潜心钻研的匠人。如演出前的于是之：我在后台见过这样的场面，化好了妆，是之坐在一个角落，极庄重，几乎就是正襟危坐，双目微闭，绝不再说闲话，渐渐进入角色，单等开幕铃响上台，这是一个画面，画的是一个严肃的人，一个对待艺术一丝不苟的大艺术家。

书中有很多老艺术家们为了创造角色深入生活的片段。如于是之为了演好《龙须沟》的程疯子，不仅到龙须沟深入生活，每天要写出一篇6000多字的《程疯子自传》；童超为了演好《茶馆》中的庞太监去走访在世的庞太监，为演好《名优之死》去戏院后天体味谭富英先生的言谈举止；刁光覃为演出《蔡文姬》中曹操政治家兼诗人的气质，独具匠心地设计形体动作；《龙须沟》开场的叫卖组曲，是老艺术们合作完成，为学好老北京的叫卖声，他们在胡同里追着小贩学；不光是演员认真，为了做好《蔡文姬》的舞美设

计，设计师陈永祥去天坛寻找艺术灵感。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，在北京人艺，化妆不仅仅是化妆师的事，而是要演员和化妆师一起完成。

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林连昆说：“凡属于表演艺术家就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，第一是生活经验丰富；第二是表演技巧娴熟；第三是文艺修养深厚。”仔细想想，这三个条件每条都需要多年的积累才行。林先生完成他们的巅峰之作《狗儿爷涅槃》的时候，已经是56岁，可谓大器晚成。英若诚不仅仅是优秀的演员和导演，还是位英语文学基础深厚的翻译家，他对英语中的美国音、澳洲音、黑人音及许多地方俚语都能倒背如流。北京人艺的作品之所以厚重，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除了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，注重对生活、历史、文化的提炼外，还有就是这些带有学者气息的演员，他们用汗水和学识完成了从生活到心相再到形象的艺术创造。

在北京人艺的排练厅，挂着“戏比天大”四个大字。也许，正是有了“戏比天大”这份坚守，这份执着，这份简单，才有了几十年和几代人的耕耘，培育了那么多优秀的演员，“磨”出了那么多经典的剧目，留下了那么多经典的艺术形象，才有了群星璀璨。北京人艺的辉煌，也给我们启发。一个团队，必须拥有并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观，所有团队成员也应该围绕这个共同信条持之以恒的付出。大道至简，不论是什么工作，最后的胜利，都取决于我们是否像个匠人那样，潜心做好每一天的工作。

书海掠影

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